

# 从谜米学的崛起看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97)

**提要:** 本文作者提出建立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笔者在回顾索绪尔关于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的划分理论以及 Sebeok, Eco, Jakobson, Bakhtin 等国际符号学著名学者的符号学理论后指出: 传统符号学的论述停留在动态符号学的宏观框架上, 对动态符号学的微观设置描绘不足。笔者进而指出: 谜米学的崛起, 尤其是谜米的动态生成与传播理论, 大脑、语言和谜米三者的互动理论以及谜米学提供的符号保存理论, 发展和丰富了动态符号学的具体理论框架。

**关键词:** 动态符号学; 宏观框架; 微观框架; 谜米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8)01-0118-4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ynamic Semiotics as Seen from the Rise of Memetics

Gu Jiazu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building dynamic semiotics as a branch of semiotics. After giving a survey of Saussure's division between static linguistics and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and theories of other semioticians such as Sebeok, Eco, Jakobson, Bakhtin, the author ventures that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semiotics is largely limited to the macro framework of dynamic semiotics and that the micro-description of dynamic semiotics remains, on the whole, a blank.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ise of semiotic theory, particularly the theories of memetic generation and spreading and mutual function of brains, language and memes and preservation theory of signs provided by memetics, all contribute to the specific framework of dynamic semiotics.

**Key words:** dynamic semiotics; macro framework; micro framework; memetic theory

## 1 谜米学崛起前动态符号学的理论

动态符号学的创建应追溯到索绪尔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在该书第一编中将语言学分为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 而演化语言学说的是语言符号的演变过程, 英文译文用的是 evolutionary 就隐含了 a process of change in a certain direction(朝着某一方向的变化过程), 即语言符号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索绪尔所阐述的演化语言学就构成动态符号学的古典理论基础。鉴于国内学者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比较了解, 我们集中考察其他学者的符号思想。

### 1.1 Sebeok 的动态符号学理论框架

Thomas A. Sebeok 1977 年提出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传递意义的方法”。对此, 胡壮麟教授在 1999 年发表的《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一文中作了以下

评论: “……是当代符号学的美国印第安娜学派 Thomas A. Sebeok 传播的多种观点之一,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系统传递意义的方法”(Sebeok 1977)。这就是说, 当我们用一事物意指他事物并为对方理解时, 你想表达的意义“传递”了。但这种传递应当是“系统”的, 如果符号使用者随心所欲, 交际的另一方便无所适从。(陈志安 刘家荣 1999: 1)

Sebeok 把符号的传递作为符号学研究的对象, 这显然是动态符号学的思想。世界上的符号千变万化, 静止是相对的, 符号与符号相互联系的方式就涉及符号的传递。Sebeok 提出动态符号学的要害问题, 这无疑是为未来动态符号学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 1.2 雅各布森、巴赫金的动态符号学理念

动态符号传递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建立动态

符号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信息社会中的信息算不算符号? 罗曼·雅各布森的回答是肯定的: “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 因此, 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 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应用, 研究各种各样符号系统的特殊性, 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 (Jakobson 1971: 698)

不仅信息是符号, 把整个意识形态也看成符号的米哈伊尔·巴赫金 (Bakhtin) 认为, “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 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符号” (胡壮麟 2001)。假如 Sebeok 指出的是动态符号的运动方式是传递, 那么巴赫金指出的是这种传递的主要内容, 即意识形态。既然意识形态是符号, 那么把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信息看成符号就不足为怪了。

### 1.3 Eco符号与符号学定义的科学性

Umberto Eco 在《符号学理论》(1978)一书中把符号学定义为“有关任何被视为符号”的科学, 而把符号定义为“可以代替另一些东西的任何东西” (胡壮麟 1999)。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定义“失之过宽”, 笔者认为对 Eco 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Eco 可能犯了国际符号学界的通病, 即对符号与符号学的边界的界定过宽。然而, Eco 的这两个定义有它们的独到之处, 最突出的是这两个定义涵盖面广, 包容性强, 克服了传统符号学的弊病, 既能包括物质符号, 也能包括如信息、意识形态这些非物质符号。当然, 如果能在保证符号与符号学定义的涵盖面宽广的情况下说得更具体些, 可能更佳, 但这确实存在困难。

综上所述, 国际符号学在 20 世纪的前七十多年中已经意识到符号学研究的局限性, 一些符号学大师开拓进取, 在符号学各领域, 尤其在动态符号学领域已经形成一些理念。尽管这些理念主要反映在动态符号的宏观框架上, 对其微观设置描绘不足, 但他们的动态符号理论已经成为建立动态符号学扫除了障碍, 也为谜米学在 20 世纪末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 2 谜米学的崛起与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 2.1 谜米学在 20 世纪末的崛起

谜米学的崛起要追溯到 1978 年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 该书在生物学界引起一场风暴,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畅销到 90 年代。道金斯在该书中创造了

“谜米” (meme) 一词。谜米与基因 (gene) 不同: “基因有遗传性, 而 meme 则没有遗传性, 但它通过模仿而传播, 有如病毒一样” (顾嘉祖 陆升 2002: II-III)。随后, 布莱克摩尔 (Blackmore) 于 1999 年出版《谜米机器》, 迪斯厅 (Diston) 于 2005 年出版《自私的谜米》。这些著作从生物学、人类学、生物语言学等不同视角阐述谜米 (文化符号) 传播的途径, 解决了文化、符号传播的根本原理。根据谜米理论, 文化的习得与传播是通过模仿取得的, 模仿的基本单位是谜米, 谜米与大脑之间呈现相互依赖的关系, 即谜米的传播依赖认知的参与。任何模仿都是有选择的, 而选择的标准是谜米的适应性原则。既然模仿有选择, 有选择就有谜米间的竞争, 竞争中能取胜的是那些高质量的谜米, 即保真度 (fidelity)、多产性 (fecundity) 和长寿性 (longevity) 均突出的谜米。用这种观点解释语言符号现象, 如旧的语言符号的消失和新的语言符号的产生等, 就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一些过去无法解释的符号现象就能用谜米理论解释清楚。

针对国际谜米学的崛起, 桂诗春先生作了如下评论: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 从“文革”的种种现象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广告和炒作无不说明 meme 的存在和影响。meme 虽然不是遗传的, 但可以纵向和横向传播, 其作用不容忽视。Susan Blackmore 在她的《The Meme Machine》里指出, meme 改变了选择基因的环境; meme 选择的结果决定了变化的方向。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 meme 使人脑的体积大大增加。Blackmore 更进一步指出, 语言在 meme 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谈话促进了 meme, 所以大脑、语言和 meme 结成一种三角关系, 促成 meme 和 gene 的共同进化。(桂诗春 2002) 桂诗春先生 5 年前写的上面这一段话高度肯定了谜米学的学术理论价值, 也从动态符号学的角度说清了大脑、语言符号与谜米三者之间的关系, 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谜米学作为 20 世纪末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的理论突破, 它的适用范围是很广的, 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均有参考意义。笔者认为, 谜米学与文化学、语言学、符号学的关系可能更紧密些。就符号学而言, 尤其是动态符号学理论框架的建立, 还要依赖谜米学已有的研究成果, 因为语言研究“是生物研究的一部分, 人类是生物世界的一部分, 不是神仙” (Chomsky 2001)。研究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确实离不开生物学, 研究动态符号学更是如此。

## 2.2 从谜米学借鉴的动态符号学理论框架

### 2.2.1 谜米的动态生成与传播理论

模仿是我们人类自然拥有的一种能力(布莱克摩尔 2004: 5)。人类的模仿能力不受时空限制, 这跟动物界的所谓模仿有本质的区别, “正是模仿才使我们人类独一无二地区别于并因而不同于其它动物”(摩莱克摩尔 2004: 7)。人的一生都在相互模仿着, 而模仿过程也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布莱克摩尔描述这一过程时说, “当你模仿别人时, 必然有某种东西从别人身上传递到你身上, 而后, 它又会从你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 又从另一个人身上再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 从而获得它自己的生命。这种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传递的东西, 可以是一个观念、一个教诲、一个行为、一条消息,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假若我们要对这种东西加以研究, 那么, 我们就需要首先给它起一个名字。所幸的是, 这个名字已经被起好了, 那就是‘谜米’(the ‘meme’)”(布莱克摩尔 2004: 7)。

模仿确实在符号生成、习得、传播以及符号保存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谜米学中的模仿理念尽管源于生物学基因理论, 尽管它吸收心灵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合理成分, 但它既不同于 Chomsky 的心灵主义 (mentalists), 认为儿童一出生就具有“语言习得机制”, 强调语言能力是先天的, 也不同于以早期华生 (Watson) 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 强调刺激反应论 (stimulus response connections), 认为语言能力是后天的。谜米学理论也不同于联想派 (associationists), 即施行妥协的中间派, 他们既承认语言的生物学基础, 又强调环境的重要性。谜米学理论是在生物学基因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理结合的一门全新的科学, 既吸收了自然科学, 尤其是生物学方面的成就, 又吸收人文、社会科学, 尤其是认知科学、人类学、语言习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就, 也克服了过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性, 包括心灵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局限性, 推出一套符合科学的崭新理论。

谜米学中所谈的模仿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 它是有选择的模仿。尽管对它的传播对象是没有选择的, 它与基因一样无孔不入, 称为“自私的谜米”, 但人类对谜米是有选择的, 而选择是由人脑完成的, 是由人的认知水平和人的心理决定的。语言符号的生成就是大脑、语言和谜米(模仿因子)三者的互动过程, 每一种新的语言符号的形成必须通过模仿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任何事物, 只要它以这种方式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它就是一

个谜米。”(布莱克摩尔 2004: 12)换句话说, 谜米学意义上的模仿是在人类认知和心理活动作用下的模仿, 任何新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产生都是通过模仿, 并在认知和心理活动的作用下完成的。

谜米的传播同样依赖认知作用下的模仿, 谜米可“理解”为人类生活和进化过程中的第二种复制因子(布莱克摩尔 2004: 15), 它是储存于大脑中的、执行行为的文化信息, 并且通过模仿过程实现人际传递, 谜米之间的相互竞争推动(人类)心理的进化(布莱克摩尔 2004: 30)。谜米凭借模仿手段, 通过横向和纵向的传播, 如病毒一样, 可以在一个晚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 这就是谜米学上所說的“谜米恐怖”。

### 2.2.2 谜米与符号

如上所述, Eco把符号学定义为“有关任何被视为符号”的科学, Sebeok认为符号学研究“符号系统传递意义的方法”, 从而把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均看成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谜米”与“符号”两个术语在定义的表述上有差异, 但笔者认为, 两者无本质的差异, 谜米所具有的特性同时也是符号的特性。因为符号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非物质的, 任何信息, 包括意识形态, 均可成为符号, 符号也可以通过模仿这一复制手段, 在人类认知的参与下迅速得到传播。因此, 我们可以把谜米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或者说, 谜米学就是动态符号学的核心。许多静态符号学无法解释的符号学难题, 可以用谜米理论得到较完美的解释。谜米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动态符号学, 似乎有足够的科学根据。符号学研究工作者如跳不出单学科研究符号学的框架, 不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创新将十分艰难。

### 2.2.3 谜米学提供的符号保存理论

对符号的保存问题, 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 符号学界研究很少。语言符号究竟如何保存? 语言符号保存的时间有多长? 语言符号寿命的长短有什么规律? 这些都是动态符号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这些符号学界至今回答不出的问题, 谜米学却能比较科学地回答。

上面已经谈到, 谜米的生成和传播依靠模仿, 文化观念也是“逐步地发生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是以前所发生的变化为基础的。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向另一个地方, 又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Sperber 1990)。世界上的“发明创造绝不是凭空来的, 而是以先前的发明创造为基础的”(布莱克摩尔 2004: 42)。就语言符号而言, 新创造的符号是大量的, 为什么大量的新创符号后来消失了,

而能长期保留的却是少数?这里就涉及到符号的选择标准和符号的质量问题。

谜米学认为,谜米的选择是以适应性为标准的:“人类学家认为,有机世界和文化世界的选择是以同样的标准而运作的——也就是绝对地以适应性为标准的——而且这两种选择互为补充”(布莱克摩尔 2004: 60)。人的观念和人的心理又决定对这种适应性的判断,换句话说,有些语言符号被人类使用,另一些被抛弃,这与人类选择的适应性原则有关。

人类选择符号,除了适应性原则外,还跟谜米本身的质量有关。对质量的标准,谜米学创始人道金斯提出三个指标:保真度(fidelity)、多产性(fecundity)和长寿性(longevity)。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谜米,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加以拷贝,拷贝的复制品必须数量巨大,而且这些复制品必须能够存活很长的时间——虽然在这三个指标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布莱克摩尔 2004: 100)

总之,符号保留时间的长短受符号内部原因——符号本身的质量和外部原因——符号使用者的选择标准决定。

### 3 结论

笔者在本文中较多地肯定了谜米学对符号学的贡献,因为各门学科是相通的;同时也肯定了符号学家,尤其是符号学鼻祖索绪尔等人的贡献,没有他们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理论,动态符号学很难建立。人的观念是进化而来的,没有前人的贡献,哪有今日的创新?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只是笔者的近期思考,还有大

量的问题须要解决,例如,符号的动态变化与符号的原有结构的关系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桂诗春. 序言[A]. 顾嘉祖 陆昇. 语言与文化(第二版)[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胡壮麟.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A]. 陈志安 刘家荣.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 成都: 四川科学出版社, 1999
- 苏珊·布莱克摩尔. 谜米机器[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Chomsky Noam. Preface[A]. Saussure F 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akobson Roman.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Oth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Selected Writings Vol II [M]. The Hague Mouton, 1971
- Merriam Webster.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Z]. Springfield: G & C Merrim Company, 1993
- Pearson Judy.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Sebeok Thomas A. A Profusion of Signs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perber D. The Epidemiology of Beliefs[A]. Fraser C & Gaskell 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Widespread Beliefs[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收稿日期: 2007-11-21

【责任编辑 李洪儒】